

刘鸿儒是六岁上才有的官名。海原人把大名叫官名。没有官名的时候，就叫小名。刘鸿儒的小名叫欢庆。刘鸿儒六岁的那天早晨，他爹刘承信与往日一样眼睛一睁，两把套上了衣服，照例提着一泡尿往大门外的一个帘上跑。每日早晨起来，刘承信总要把第一泡尿送到院外的刺疙瘩帘上。也不单是送一泡尿，院里后有后圈（厕所），有粪堆，都可以把一泡尿撒了；他这样送一泡尿是顺带着要瞭一个人；也不是要瞭一个人，而是要瞭一日的活计。

海原书

HAIYUANSHU

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扶持文艺创作生产项目

季栋梁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海原书

HAIYUANSHU

季栋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原书 / 季栋梁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544-0765-3

I. ①海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5603 号

海原书

季栋梁 著

责任编辑 孙 莹

封面设计 晨 皓

责任印制 殷 戈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yrpubm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5072

开 本 720 mm × 980 mm 1/16

印 张 22.5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数 30000 册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4-0765-3/I·52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扶持文艺创作生产项目

刘鸿儒是六岁上才有的官名。海原人把大名叫官名。没有官名的时候,就叫小名。刘鸿儒的小名叫欢庆。刘鸿儒六岁的那天早晨,他爹刘承信与往日一样眼睛一睁,两把套上了衣服,照例提着一泡尿往大门外的一个崩上跑。每日早晨起来,刘承信总要把第一泡尿送到院外的刺疙瘩崩上。也不单是送一泡尿,院里有后圈(厕所),有粪堆,都可以把一泡尿撒了;他这样送一泡尿是顺带着要瞭一个人;也不是要瞭一个人,而是要瞭一日的活计。刘承信瞭的人是五里墩的侯五。每日的这个时候侯五也会出现在他家崖顶的墩墩上。那墩墩叫烽火台,五里一个,说是古代打仗传信用的,有了战事在墩墩上弄一堆柴火点了。不让柴火起火焰,只让冒烟,下面柴干,上面柴湿。这个墩冒烟,那个墩看到了,也忙点火放烟,于是便一路的烟柱,消息便就这么传出去了。因此,他们也知道冒起来那烟叫狼烟,也知道那个昏君周幽王和狐狸精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。小时候他们经常在墩墩上玩狼烟,你在那墩墩上点火放烟,我在这墩墩上点火放烟,演绎战争气象,却没有想到大了都担上了光阴,在过日子中还能派上用场。因了那个墩墩,侯五家的村子就叫了侯家墩。刘承信家的村子倚着五更岭坐落。五更岭上也有一个烽火台。两个村子间一个墩的直线距离,也就五里。刘承信在干盐池盐湖做盐工,爬上大门外的刺疙瘩崩,就看得见盐湖,一片银白,就如一块晶莹的玉佩。看上去近,走起来却远,几道深沟大壑就把路拉长了,至少过了十里。侯五家离盐湖近,也在盐湖做盐工。没活的时候,刘承信回家来,有活的时候,侯五给他传话。站在墩墩上吼是听不见的,于

是这传话的事便借用了放狼烟的手段,不过,是做了改动,点火放烟还得弄柴火,费事,他们就改成扬土传信。他们定好了规矩,侯五扬一把土,无活;扬两把土,有活;扬三把土,明天就来。刘承信回扬一把土,是知道了;回扬两把土,是干;回扬三把土,是明天就到。村子是坐落在五更岭半坡上的,刘承信要到岭顶的墩墩上去还有一段崎岖的路程,费劲,一出大门就有个高岭,母猪刺长得茂盛,叫刺疙瘩岭,就像个墩墩,爬上去瞭得见侯家墩。刘承信站在上面扬土,侯家墩一目了然。

因为这几天没活,刘承信才回家来了。传来消息说外面下了场大雪,封了路,商队怕是十天半月进不来。不过,事总有例外,或许有些商队已进入海原地界了,总不能掉头返回,在车马店待上几日,路稍微一开,就能上路了。商队做买卖哪有空跑路的。按说盐工的活一年四季消停不了,越冷越忙,产硝;越热越忙,出盐。但是,盐场掌柜赵大头怕大雪封湖,活逼得急,盐、硝积存得太多,仓库都没处堆放了,这才停了工。刘承信站在刺疙瘩岭上,没有看到侯家墩上扬起烟柱一样的土尘,心想看来外面的雪真是下大了。

正是十冬腊月天气,天空寡青寡青,就像青石板。大地呼出的气凝成了霜,山野银光璀璨,显得格外寂寥空旷。田地冻开一道道宽宽窄窄的裂缝,就像手心肆意游走的掌纹,裂缝间蓄着毛茸茸的冰刀霜剑。太冷了,吸一口气就像老白干一样辛辣,呼出来气就像麦草烧出来的浓浓白烟。站在岭上向东望去,南华山上的白雪阳光里像镜子一样晃眼,树却黑乌乌的,那是树过冬的颜色。本就清瘦的园河结了冰就更瘦了,像一条残损发白的鞋带,斗折蛇行,断断续续。

刘承信一解开裤子,寒气立刻灌满裤裆,就像冰水往里浇,身子就抖缩个不停。还没有掏出来家当来撒尿,灰袍先生从岭后走过来。

刘承信忙又系了裤带,说:“先生好。”

灰袍先生吸了两下鼻涕,说:“承信,几个娃官名都还没起吧?”

刘承信说:“没起么。”

灰袍先生说:“给你每个娃送个官名吧。”

刘承信忙说:“眼看就养下(生下)了,还想着等巧英养下了到您门上

去一并求官名哩。”

话这么说着，刘承信心里却嘀咕，灰袍先生为啥要送他几个官名儿呢。灰袍先生平时可是吝啬得很，今儿咋就大方了？要说这灰袍先生本不是五更岭的人，一家人一直在县城里过活。后来，灰袍先生的爹吃上了大烟，家境日渐衰落，在县城过活不下去，灰袍先生就携家投奔妹夫而来。灰袍先生的妹夫是五更岭的财主老高。这财主老高抠得厉害，可妻哥撵到门上来了，又扯不破婆姨这一层脸面，便接济了灰袍先生一个院落，让妻哥办了个村学，自收自支。灰袍先生上有一父二母三个老人，下有四男两女六个子女，没有别的依托，所有的生活用度都得从私塾出。五更岭人家境贫寒的多，供娃念书的就少，灰袍先生一家人的日子也是捉襟见肘的，平日起名，逢节过事写对子，写信，写诉状，写契约，都是要收点意思的。钱、粮、鸡、鸡蛋、针线活都是收的。刘承信也能想得明白，灰袍先生白送几个娃官名，那是在揽生意，想让他送娃去上学。也能理解，学问再大也得吃喝么。要说从先生那里给娃求个有个寄托的官名，刘承信也是计划好了的，灰袍先生有规矩，只要送娃进他的学堂，是免费给取官名的。儿子们进学堂念书已经在他的计划之中，不然，儿子的官名该是早就起了。

灰袍先生说：“不用上门求，四个娃的官名都给起下了。”

灰袍先生从袍子的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来，说：“儒、昌、瑞、祥，思谋了好几日，连你这未出生的娃名字一并给起了，今日正好路过，捎带着给你送来。”

刘承信笑笑说：“只是巧英还没养下，不知是男还是女。”

长袍先生也笑笑说：“看你这后世人脉旺，一生一个男的，一生一个男的，就按男娃起的，这不难，再送你一个女儿的名。”

皱眉敛目沉思一会儿，又在纸上写个“鸿书”，说：“要是个女娃，就叫鸿书吧。”

刘承信又说：“先生，我爷是逃难出门，家谱遗失了，我儿这辈还没有字号，您再给赐个字。”

灰袍先生呃了一声，绉起眉头，捋着长须，一会儿说：“送你八代的字号：鸿翔鹏起，厚德载物。欢庆这辈就用鸿字吧。”

灰袍先生掏出一支毛笔，抹了笔帽，笔尖在嘴里抿抿，在纸片上写了“鸿翔鹏起，厚德载物”，又在“儒、昌、瑞、祥”每个字前加上个“鸿”字。天气太冷，灰袍先生写字的时候几滴清鼻涕没吸住落在纸上。

灰袍先生把纸片递到刘承信眼前，又教着刘承信把几个字念了几遍。刘承信接过纸片，就觉得眼前密密麻麻的，便说：“这些字笔画可够稠的。”

灰袍先生说：“他们念了书就知道这些字都是好意思了。”

刘承信说：“翻年就让欢庆去先生那里求学哩。”

灰袍先生把毛笔装进口袋，又吸了吸鼻涕。灰袍先生个头不高，又胖，又穿着宽绰的袍子，就像灰熊，走起来感觉是在挪，一挪一挪的。那袍子是布的，看上去硬撅撅的，不像绸缎那么柔软，宽面的前襟几道褶子像牛皮褶子一般僵硬。

刘承信激动地搓着手说：“太感谢先生了，天气太冷，请屋里暖暖和和。”

灰袍先生说：“不了，我去朱家营，张万春的儿子今儿过岁儿（一岁的生日），请我去给起官名、写对子。”

刘承信说：“改日我去答谢先生。”

灰袍先生走了，背影看上去更臃肿笨拙，但八字步不紧不慢，迈得板正，还摇头晃脑，口中有词。刘承信望着灰袍先生的背影笑笑，心里说这么冷的天，还摆啥架子，快跑起来。其实灰袍先生平日里不全是这副板正的面孔，也是挺惹笑的一个人。灰袍先生爱下棋，门前常摆个木头棋盘，下棋时爱说笑话，动车时灰袍先生会说在棋中这车念车(ju)，可在生活中念车(che)，你要是赶着驴车去找妹来浪娘家，到了门前只能说请妹子下车(che)，不能说请妹子下车(ju)。

刘承信又看了一遍纸片上的字，念了两遍，心里别提多美气，一下子有了这么好的五个名字，今儿真是个好日子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牛皮夹子，把纸片小心翼翼折起来装进去。这牛皮夹子是他装工票用的，挑盐一担一张小票，拿工票兑钱。身上经常会给盐水浸上，盐水是最能腐蚀东西的。

天冷了人就恋被窝，即使屋里有尿罐，也怯下炕。一泡尿憋得时间太

长，牙床子都憋胀得难受，给灰袍先生送名字这么大的好事一打搅，倒忘了憋胀，从事里醒过神来，一下子就坚持不住了。家当才掏出来，尿水就像滚水，冒着浓浓的白气喷射而出，土崩上立刻就冲出一个洞，就像屎趴牛打出来的。土崩上已有无数个小洞，粗的洞是他冲出来的，细的洞是三个儿子冲出来的。平时，三个碎怂捏着小牛牛也在这里尿尿，比赛打洞洞。

刘承信站在土崩上呲牙咧嘴正射得畅快。忽然，崩后蹿出个人来，是孙清河。他装个没看见，故意摆摆身子直冲孙清河射着，还哼着曲儿。孙清河干咳两声，他装个没听见。刘承信每天第一泡尿总是很长的，尿水哗哗的。孙清河也站下了，掏出家当冲着刘承信射起来。刘承信快尿完了，就冲着院子喊：“欢庆，欢庆。”

欢庆跑出来，说：“爹，做啥噻。”

刘承信说：“尿尿。”

欢庆说：“刚尿咧，没尿。”

刘承信说：“没尿也尿。”

欢庆掏出鸡鸡尿尿，又喊冷缩了回去。

这时女人巧英偏着脖儿出来，刘承信忙喊：“回去，回去。”

巧英说：“我尿尿。”

刘承信说：“尿尿到后圈尿去。”

巧英说：“爹在后圈哩。”

孙清河就“嘎嘎嘎”地大笑起来。

孙清河撒完尿，打了两声口哨，唱起来：

一碗羊肉摇一摇，

白花了；

世上的好人摆一摆，

贼杀了。

咯呀咯噎摇，

哗里哗啦摇。

一碗浆水摇一摇，
咽下去；
心上的火气摆一摆，
败下了。
咯呀咯瞪摇，
哗里哗啦摇。

孙清河边唱还边扭着屁股。
刘承信笑了，心里骂了声：烧包。便也跟着唱：

大豌豆开花摇摇摆，
没出穗；
咱两个名声摆摆摇，
死去了。
咯呀咯瞪摇，
哗里哗啦摇。

大脚片子啊摇摇摆，
没处去；
四六棉毡上摆摆摇，
躺下了。
咯呀咯瞪摇，
哗里哗啦摇。

孙清河把肩膀上的褡裢往起抖抖，唱着走了。

刘承信知道孙清河心里的快活。前天他看到孙清河和爹人挑驴驮去了五黄山黄家了礼(完礼)去了。老天爷照顾，连续两年给了个好收成，许多事就都有了着落，估摸今年正月里狗日的就该翻人身(娶媳妇)。孙清河现在是个屠夫了，杀猪宰羊也剿骗猪羊，年底正是生意旺期。屠夫的钱在

脚上,你得一村一户地跑,跑到了才能挣到钱。

看着孙清河渐行渐远的背影,刘承信心里一阵难怅。要说他能去干盐池赵大头盐场挑盐,还是孙清河给指的活路,那时候他和孙清河还是好朋友。如今寻活的人多,想当盐工的人多得是,赵大头盐场不缺人。孙清河是盐工的工头,介绍刘承信去的时候交代:

“你不是会说仪程么,一见面先说几句好听的。”

又说:“人么,都喜听个好听的。”

刘承信说:“人家啥世面没见过,比咱能说的见得多了,咱鲁班门前抡大斧?得是。”

孙清河说:“他就是见过再大的世面,听过全天下能说会道的,到了咱这干盐池也只能干瞪眼。”

别看刘承信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,却是社火队里的仪程官。要说仪程官历史那可是久了,有一个久远的传说,说是商朝时瘟疫大流行,百姓苦不堪言。当时长安城内有一姓敖的马夫,外出放马,来到一片青草地,忽然一阵风吹过,他的面前落下一把锦雉羽扇,上书“仪程”二字。后来他发现这把扇子能解瘟驱疫,一扇瘟疫就散了。于是他拿这把扇子边扇边走,口说吉言,瘟疫很快就被驱除了。自此每逢年节,他便组织一些人敲锣打鼓,为民间驱瘟除邪、消灾免祸。皇上得知此事,便封他为仪程官。传至民间,相沿成习。仪程官这样介绍自己:仪程官儿本姓敖,马棚下面倒过料;官位不大戴风帽,手摇羽扇把春报。社火乃是一条龙,一报平安二送瘟;春官本是一驾王,迎春接福报吉祥。

在一个社火队里,仪程官这个角色很重要,在社火转庄拜年、外出巡演、相互迎送中,仪程官都打头阵。因此,仪程官要才思敏捷,能见啥说啥,出口成章,倘若与别的社火队相遇,那便全靠仪程官的口才压制对方。刘承信虽然没进过一天学堂,但说起仪程来不输给那些识文断字的秀才。他的词儿来自于谣曲、花儿和戏文。他记性好,入耳不忘,平时也留意听记,闲下来就从谣曲、花儿和戏文里往出抠词儿组句子。

初见赵大头的面,刘承信先用说仪程进大户门的开场白给赵大头说了几句吉祥话儿:

屋顶上一对张口兽，
大门上狮子滚绣球；
房上撒的是琉璃瓦，
槽头上拴的大骡马；
前院栽的是摇钱树，
后院摆的是聚宝盆。

三句吉祥话当钱使，这世上谁不爱听好话呢。赵大头两个大眼袋就像扣上去两个酒盅，一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，两只手狂拍大肚皮，说：“哟呵呵，小伙这张嘴挺利索的，甯，再说两句儿听听，说说苏好小姐。”

刘承信开口就说：

这位小姐不是人，

一句出口，他停下了，人们都觉得日怪了，他咋能这么说，就在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的当口，他又接了下旬：

好像仙女下凡尘；
脸盘就像十五的月，
腰身就像秋日的葱。

苏好就“给给给”地笑了。

出门揽活，本就是讨巧的事，吉祥话儿最是讨巧了，这刘承信会说。

苏好已是多少日子没有笑容了，这会儿笑得这么灿烂，赵大头大喜，头红得要往外喷血，捋着脖子上那颗大瘰子上长着的几根毛。刘承信又说：

赵掌柜就像杨宗保，
苏小姐就像穆桂英；

天上的鸟儿成双对，
天下的美人配英雄。

赵大头拍着桌子说：“再往那啥说说。”

刘承信不明白，问：“往那啥说说啥意思？”

赵大头说：“就是往骚情说说。”

苏好捶了赵大头一拳头说：“日厌。”

这“日厌”在海原话里是“讨厌”的意思。

刘承信把得住话风，这苏好是在撒娇，便又开口说道：

苏小姐好来实在好，
走路好像那水上漂。

.....

苏好打断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听他的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”

赵大头说：“还能说啥，能说戏么？”

刘承信就说了《怕老婆》里的一段戏文：“开口先说二爹娘，他们两个接鸳鸯，成伴侣，入了洞房，从此把我来温嚷（酝酿）。我妈开始肚子胀，一天一天不一样，爱吃醋，不吃酱，吃杏从不把人让，脸发黄，脚面胀，爱呕吐有新情况，两头尖，中间壮，腰变粗，肚子胖，跟个轱轴有些像。我爸嘴长爱胡讲，说我在里面占地地方。十月刑满把我放，咱才生在大地上，九岁半我才进学堂，娃娃书念了几皮箱，三十岁，娶婆娘，媳妇长得很漂亮，就是脾气太倔强，把所有的家法给我上，村里乡党人人讲，都说我是软仁怕婆娘，怕婆娘……”

赵大头说：“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过过瘾。”

刘承信脖子一伸，说：“一不吹牛二不喧，我家三辈做大官；我爷见过皇上的面，我婆跟娘娘吃过饭；我爸穿过是黄马褂，我妈穿的是绫罗缎；出门不走坐软轿，回来捶背是有丫鬟；吃饭端的是玉石碗，尿盆上镶的是五彩蓝；过年过节礼送满，绅五绅六都来舔；自从我爸钻了土，地方上的绅士

翘得远;换了人,换了脸,翻过来给咱还打算盘……”

这都是老戏里的丑角子的词,刘承信一说,苏红坐不住了,站起来配合表演,赵大头大喜,“留下,留下。”

却说这赵大头本在固原城做皮毛生意,后来从游老板手里盘下了干盐池盐场,又说是在赌场上赢的,生意的重点就全放在了盐场。赵大头有三房太太,都好吃懒做,一个也不愿陪赵大头来这干盐池,赵大头又哪里耐得住寂寞,于是就带了苏好。赵大头称红颜知己。其实这苏好是一个未捧红的戏子,除了给赵大头唱戏唱曲儿解闷,还要陪赵大头睡觉。毕竟干盐池不是固原城,这苏好来后还没俩月,就耐不住干盐池的寂寞荒凉,日日叫嚷着要回固原城。赵大头再挽留苏好,已不仅仅是金银的事。对于赵大头来讲,留住了苏好,那便是留住了一个个销魂的夜晚。也不是留住了销魂的夜晚,而是留住了他的生意。如果苏好走了,他又如何待得下去。如何留住苏好,想方设法地,也请唱过戏说过书,可这戏不是天天唱的,书也不是天天听的。因此留住苏好便成了一件头疼的事。

刘承信被留下后,赵大头为讨好苏好,就点戏让他们练练。两个人的戏很受限制,何况刘承信又不是戏子,这唱戏七腔八调的可不像说仪程,因此两个人能排练的戏无外乎对白多搞笑的丑角戏。而丑角戏中丑角多半是男的,都是很下贱的角色,是靠着自轻自贱赢取别人的叫好声,刘承信心里不悦,又当着苏好的面,他更不愿意演丑角。可能有啥办法,他需要盐工这活计,而不演丑角戏,他就啥戏都唱不了,也就这丑角子说白他还能对付。

当然,活还得干,不过赵大头倒也仗义,让刘承信做了带工,派工诸事由他安排,这样重在操心,苦可以少下点,不用水里泥里的去拱。刘承信一天盐都没背就成了盐工头头。受人抬举,那你自己也得抬举自己,他明白赵大头这么做都是为了苏好,如果有一天苏好离开了盐场,他就屁都不是,因此,他并不高背着手走在堤坝上带工,而是跟其他人一起下苦。这更让赵大头喜欢,隔三岔五会赏给刘承信一缸子罐罐茶。赵大头的罐罐茶可不是一般的茶,茶是湖南的茯苓黑茶,比砖头还瓷实,枣是延安狗头枣,还有枸杞、桂园、荔枝、葡萄、核桃仁、冰糖等,内容丰富,味道醇厚,提神醒

脑。十天半月还会叫刘承信一起喝酒谰闲，来了商队，就让刘承信陪吃陪喝。

这原本是孙清河的待遇。之前孙清河受赵大头赏识，本是带工，现在却让刘承信抢去了风头，孙清河心里便是百般的不快，除了怨恨赵大头卸磨杀驴，多数的气便攒在刘承信身上，很不服气刘承信的指派，加上老盐工老拿“抬别人的磨扇夹了自己的手”的话说他，赵大头又把他当了一般人待，不留情面地吼嗓过他几回，就觉得窝囊极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不要说赵大头不像以前那样把他当回事，就是赵大头把他看得比讨吃还低贱，他都受得了，因为离开盐场，再找盐工这样的活就很难了。盐场的活整爽，工钱也高，而且盐场的活把稳、保险，人只要吃饭就得吃盐，在盐场干永远不会失业。就掌柜的赵大头来说，待盐工也不错，不克扣盐工的血汗钱，还会发给盐工盐，说：“不能让我的盐工再掏钱买盐吃不是。”因此，没有咬牙切齿的理由，没有人会轻易离开盐场。

却说这天，孙清河本在盐湖里忙活，看到了盐场的西边水豁开一道口子，正在往外流，便提了锹过去堵口子。走向那口子时，他看到刘承信正跟苏好有说有笑的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到了口子跟前脑子有些乱，拄了锹站着，人就沉浸在了事里，忘记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。水就顺着口子哗哗地流着。

就在这时赵大头却走了过来。从赵大头往上撩袍解带的动作看他他是来尿尿的。也奇怪，赵大头一般是不来这边的，而且尿尿他的房子旁边就有后圈（茅房），都是用了砖和灰的，还安了门，上了锁，里面还焚香，很干净的，从不让盐工们进去。可能是这天的风儿太柔和了，赵大头想让老二也吹吹这柔和的风儿。这天的风确实柔和，从芨芨草和箭蒿受活地被风曳着荡秋千就能看得出来。这干盐池的风歪的时候多，常常是把芨芨草和箭蒿摁在地上许久都不让抬起腰来，可今儿这风却是悠悠地荡拂着，草儿受活地荡来荡去。

赵大头掏出老二来，呲牙咧嘴地滋着尿，身子还一抖一抖的，一抬头就看见水从口子哗哗地往外泻着，孙清河却拄着锹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这往外流水就是流盐就是流钱。赵大头大吼一声，骂声就像那泡尿喷射出来。

赵大头骂人，那话可是粗得了得，他能上日你几十辈子，下日你几十辈子，因此背后人都叫他大牲口。

赵大头正吼骂得起劲，孙清河把锹一扔，一声不吭回了箍窑里。赵大头提着袍子吼骂着撵到窑里，却见孙清河三下五除二打了铺盖卷背着就走了。赵大头诧异地看着孙清河，孙清河却不看赵大头，拨开赵大头走了。刘承信撵出去老远挽留孙清河，孙清河却绷着眼睛看了他许久，一句话不说，走了。刘承信又如何不知这其中个由，也只能怅然望着孙清河头也不回走了。

自此，两个人有了心病，就背对背站下了。可在一个庄子上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难免要碰面，一些事上还得打交道。五更岭人家家家户户都养母猪，每头母猪两年能卖五窝猪娃子，可喂一两头母猪，要再喂一头骚猪（公猪）专门打圈（配种），那就不划算了。刘承信的爹就在家养了一头公猪，给母猪配种也算是一份收益。有一回，孙清河的爹赶着母猪来配，骚猪太胖，交配时压断了母猪腰。孙清河的爹的意思就算了，说穿了这事没有办法找后账。可孙清河却不依不饶找上门来要刘承信赔猪，刘承信说猪干的你叫我赔？孙清河说我家母猪的腰是你家的骚猪压折的，我家交了钱，你当然要赔。刘承信说你家猪咋到我家圈里来的，是我们赶来的？怕压折腰不要往来送。结果两个人吼骂起来，最后还打了一捶（打了一架）。从那以后两个人是天上下刀子，地上拿剪子接，见了面就要弄出点响动来。一泡牛粪两人的粪叉同时伸到跟前，到井上打水两人的水桶同时往井里下。见了面咳嗽一声，都觉得给对方使劲，唾口唾沫，都觉得是唾自己，不免互相要辱没几句，经常磕磕绊绊的。仇怨是越结越深，仇气是越积越重。

刘承信抖抖家当装进裤裆，再瞭孙清河消失的地方，不免感叹，以前他们关系多好，原以为他们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心里无奈地说，这怨我么？

五更岭已经醒来了，牛歌羊唱，鸡鸣狗吠，此起彼伏，一缕缕乳白色的炊烟代表着一个家，等白烟转成青岚，村子便会覆盖在五谷的香气里。巧英在“高要要要要要”地叫狗，大概是欢乐屙下了，黑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刘承信大声叫：“高要要要要要，高要要要要要。”黑狗从大门外扑进

来，闻到了屎味，直扑进窑里跳上炕去舔屎，舔出“吧唧吧唧”的声音。

儿子欢庆高提起一条腿，用一条腿蹦跳着，两只手举过头顶，边摇晃边唱：

园子里的绿韭菜，
摆摆摇；
货郎子哥哥快挑来，
摇摇头。
咯呀咯瞪摇，
哗里哗啦摇。
地摇了，
稀里哗啦塌散了。
哗啦哗啦摇，
咯呀咯瞪摇。

丝线帘子摇一摇，
甩着呢；
尕尕脚儿摆一摆，
载着呢；
咯呀咯瞪摇，
哗里哗啦摇。
地摇了，
稀里哗啦塌散了。
哗啦哗啦摇，
咯呀咯瞪摇。

这《摇摇头》有好几种唱法，到了娃娃嘴里，却是这样唱的。多数时候这谣曲是一群娃娃连跳带唱，看上去挺热闹的，可是欢喜才四岁，欢乐才两岁，欢庆不屑跟他们玩，就一个人在那里连跳带唱。